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汪露露在QQ上告诉吕森自己怀孕了

从那天开始,吕森注意到汪露露上洗手间的次数开始不断地增加。他想,难道汪露露尿频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试了25条排卵试纸后,汪露露终于在一天夜里惊喜地发现试纸上出现了两条红线。



“啊!救命,救命!”汪露露四肢乱打乱踢并伴随着惊叫声。“怎么了?怎么了?”熟睡中的吕森被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惊醒,见汪露露正空中挥舞着小拳头,同时哇哇地叫着,立刻抓住汪露露的双手用力推她,“亲爱的,宝贝,宝贝,娘子,醒醒。”

汪露露眯着眼睛假惺惺地说:“老公,我好怕。”“不怕,做噩梦了吧。没事儿,没事儿,不怕。你可吓死我了。”吕森把汪露露搂在怀里哄了起来。

见奸计得逞,汪露露又卖力地往吕森的怀里拱了拱。“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像个女色魔呢?”吕森轻轻地吻了吻汪露露的嘴唇。汪露露热情地回应着。“我就是色魔,今夜吃定你了。笨蛋。”汪露露暗自庆幸着。

那天汪露露在QQ上告诉吕森,自己怀孕了。吕森说什么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对方喊“狼来了”的次数绝对不是一两次。不过这次的确是“狼来了”,而是“娃儿来了”。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骗人,汪露露举着单反相机蹲在洗手间里拼命地对准孕棒连拍,不仅连拍,她甚至还想到弄几张微距效果的网络传给吕森。

吕森看到照片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紧接着就冷静了下来,而且是异常的冷静。以他对汪露露的了解程度和经验分析,汪露露这个小机灵鬼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说不定这次又是在拿自己穷开心。

吕森转身冲出了家门。冲出去的吕森提着一大盘香蕉和一个布满尖刺的榴莲喘着粗气吭吭地往家走,由于出来太急,随身背的笔记本电脑居然还挂在肩上。“我要当爹了”的念头嗖嗖地往头上涌,每踏出一步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呵”上一声。汪露露真争气啊,说怀上就怀上了,今年回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再也不用解释了。

再次进门的时候,吕森看到汪露露又在洗手间里鼓捣着什么。他脱了鞋子,放下水果也往那里进。终于见老公回来了,汪露露扁着嘴理直气壮地举着一根试完的孕棒给吕森看,“看,还是两条线。我真怀孕了,没PS。原来的那只棒棒放在鞋柜上,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

望着孕棒,再看看可爱的汪露露,吕森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声音颤颤地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棒棒我拿走了。”“你分明是想毁灭证据。”被吕森抱在怀里的汪露露拼命地扭动着身体,不停地撒娇。“不是,是太有收藏价值了。我怕弄丢,所以保管起来了。吃饭了吗?”吕森低头闻着汪露露发间的香气。顷刻间,他觉得自已更应该为这个家,以及这个小丫头,还有小丫头腹中的婴儿多做些事情。责任感,一个男人的责任感,就在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人父的瞬间被激发了出来。

“没吃呢。下午擦了地,做了饭,觉得累就躺下了,结果躺着躺着就睡了。”汪露露又紧紧地抱了抱吕森,对于这个男人的臂膀似乎总有依赖的感觉。

“我给你重新做套营养餐,等着。”吕森飞快地冲进厨房开始做饭。

从这天开始,汪露露在吕森这个兽医专业营养师的照顾下,过上了母系社会般富足的生活。汪露露的反应过于严重,除了正常的呕吐外,居然还喷了血和胆汁。尽管是兽医专业,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吕森还是担心起来。心急如焚的他索性给汪露露的单位打了电话:“汪露露孕期反应过重,需要卧床休息。”

按理说这种事情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被上级批准,哪承想汪露露的单位居然要求提供医院出示的证明。吕森怒了,“太不近人情了,汪露露吐得已经下不了床了,难道还让她去医院检查不成?谁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为了讨得那几张珍贵的假条,汪露露不得不捂上厚重的羽绒服在吕森的搀扶下奔向医院。

官场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秦飞跃带着侯卫东去向马有财汇报

1994年是交通建设年,各镇都各显神通,争取县财政在当地投钱修路。

侯卫东很郑重地对栗明道:“栗镇长,上青林七千人为了修路付了艰辛努力,现在涉及到县里决策。我建议由镇里出面去拜访高志远主任,请他说几句话,将上青林公路纳入大办交通的重点工程。”

秦飞跃对栗明的做法很有些看法,心道:“这事你先给我说一声,暗中操作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提到党政联席会上。”

赵永胜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狠狠地瞪了栗明一眼,然后道:“栗镇长的想法很有道理,高志远是沙州市人大主任,在县里能说得上话。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比较熟悉,明天就由我带队去拜访高主任。”

赵永胜的理由摆得上桌面,秦飞跃不好去争,心道:“你去找高志远,我就去找马县长汇报工作,县官不如现管,他们两位才是真正的父母官。”

于是,在赵永胜去找高志远的时候,秦飞跃带着侯卫东,向马有财汇报。

秦飞跃是行政一把手,他知道马有财喜欢听什么,道:“马县长,上青林山上有石灰石和煤,储量很大。如果开发出来,五年之内,至少可以增加五百万税收,对益杨城的建设有益处。”马有财很舒适地靠在了沙发上,道:“县里经费捉襟见肘,有所为有所不为,先修通干线,这个大方针不能变。”听马县长这样说,

秦飞跃也就不好多说。

侯卫东在一旁大着胆子道:“马县长,上青林独石、尖山和望日三个村投劳50万人次,已经将上青林公路基础挖出来了。县里不用投资太多,就可以得到一条很好的公路,不仅盘活资源,而且连通五个镇,有百利无一弊。”他天天泡在上青林公路上,此时情急之下说出来,一下就讲到要害处。

马有财反问道:“50万人次,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侯卫东对于修路的各项数据烂熟于胸,道:“上青林总人口7562人,三个村每天出劳力150多人,每天就有近500人。从10月初开始修到现在,除去下雨天,有近九十多天,出劳也就有50多万人次。”

马有财不动声色地问道:“误工费费用如何解决?”秦飞跃连忙道:“由于没有路,上青林守着宝山受穷,所以镇里组织修路,上青林群众一呼百应,都愿意无偿投劳,误工费、青亩费一分钱都没有要。而且中午自带伙食,镇里解决的主要是炸药、图纸费以必要的工具费。”

马有财点了点头,道:“青林镇这种不等不靠的做法很值得肯定,有些乡镇道路破烂不堪,也不想想办法派人维护,眼睛就只盯着县财政。”他又夸了侯卫东一句:“这个小伙子头脑很清楚。”秦飞跃这才介绍道:“他是侯卫东,去年公招的大学生,是镇里修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得到县领导亲口表扬,侯卫东只觉一股热血从脚底直冲脑门,虽然是冬天,背上已经渗出汗水了。

“我这个人,喜欢鞭打快牛,更喜欢给快牛吃草,既然青林镇修路的愿望这样强烈,又有这样的基础,县里可以考虑

重温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周海光被送进医院抢救

大坝上,七八个战士横躺竖卧,任暴雨抽打,报话机在一边放着,里面传出焦急的呼唤,但是战士们连抬起身子的力气都没有了。绞盘在转,闸门在提,滔滔的流水如江河狂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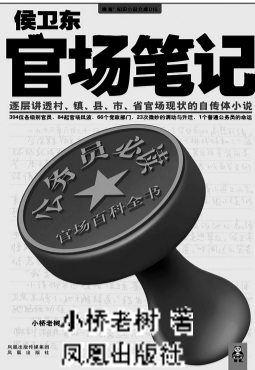
“不能停下,一定要提到最高!”李国栋边推边喊。周海光和小四川几个战士一起推着绞盘。

忽然,绞盘不动了。郑浩兴奋地跑进来:“连长,闸门提到头了,可以松手了。”李国栋和几个战士同时瘫倒在绞盘下,李国栋靠着绞盘叫:“海光……海光……”海光

不应,一口鲜血吐出来,整个人倒下了。

天黑了,医疗棚外燃起火把,医疗棚内燃着蜡烛。文燕刚停下,两个青年又抬进一名伤员,放在手术台上,文燕端着蜡烛看,惊呆了,是明月,她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一下的妈妈。明月肋骨和大腿骨折,肝脏可能砸坏了,需要马上手术。

两名解放军战士又抬进一个伤员,是周海光,浑身是血。“大夫,快一点,他是抢救水库大坝下来的。”战士进门就喊。周海光被抬到另一张手术台上,一位护士给他做检查:“向大夫,他的心跳很弱,怎么办呀?”“大夫你一定要救活他呀,是他们保住了大坝,保住了唐山呀!”战士叫。文燕俯身,见是海光,眼紧闭,像死了。



一部分资金。李县长,到时你制定一个方案,在常务会上研究。”

李冰道:“上青林公路是山岭重丘道路,公路计划修多长?”秦飞跃一时语塞,侯卫东接过话头,道:“目前准备修十六公里,如果修到最远的望日村以西,就在二十公里左右。”

李冰道:“我的初步想法是由交通局组织专业施工单位来铺路面,我估计得有上百万。镇里要保证提供片石和碎石,村里则免费出劳力,具体方案拿出来以后,拿到政府常务会上研究。”

马有财基本同意了李冰的方案,定了调子:“就按照老李所说的方法办,这条路,县里已经以代垫补给了20万。等常务会议通过以后,让曾昭强早日介入,把这条路修成样板路。公路通车以后,我要带领全县乡镇的一把手来参观。”

从马有财办公室出来,秦飞跃很高兴,他对侯卫东的表现也很满意,夸道:“侯卫东表现得真好,今天这事很有成果,今天中午你要多喝几杯,我检查你的酒量。”

上了小车,秦飞跃就取出一部大哥大,道:“喂,我是秦飞跃,找个地方喝酒。”打完电话,他对司机道:“到益杨宾馆。”

到了宾馆,火佛煤矿周强已经等在里面。桌上摆了几个花式冷盘,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打开了一瓶五粮液,站在一旁等候。

“海光!”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叫。文燕的双手使劲挤压着海光的胸口:“海光……海光……你醒醒啊……你不能死……”可是周海光还是紧闭双眼,一动不动。“海光,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文燕呀!”文燕坐到海光身上,双手挤压心脏。丰兰喊:“文燕姐……你妈她不行了……快来……”文燕继续挤压海光的胸口,海光的喉结动了一下,“血,血,快给他输血。”文燕叫。

周海光输上血了,可是此时传来丰兰的叫声:“阿姨……阿姨……文燕姐你快来呀……”明月睁眼,笑一笑,头歪向一边。“妈!妈!我的妈妈呀……”文燕扑到明月身上,大哭着叫出一声,就昏死在明月的身上。

文秀在黑暗中摸索。她只穿着背心短裤,压在床板下面,空间很小,但可以活动。她使劲推头上的床板,床板纹丝不动。何刚离她不远,但被几块水泥板隔开,水泥板四周是碎石烂瓦。

何刚拉文秀,文秀先是大口喘气,边喘边痴呆地看何刚,然后,抱住她,号啕大哭。何刚轻拍着她的背:“文秀,别怕,是地震,地震过去了。咱们活着就是万幸,我想不仅是咱们的房子塌了,可能唐山的房子都塌了,埋在下边的人不仅仅是咱俩……”何刚说。“那大妈和黑子,还有我爸我妈和文燕……”文秀又急。“别想那么多,如果真是那样,中央一定会派解放军来救唐山人的。”何刚安慰文秀。

余震又来了,何刚把文秀揽进怀里,护在身下。一块楼板连同碎石砸下来,烟尘笼罩了他们。

街道两旁已经搭起不少简易的防震棚,大片的防震棚中,有大片的帐篷。仍有军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缓缓而入。晨光大明,战士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废墟上面。他们浑身是泥,是血,是灰尘,双手

血肉模糊,许多人的指甲全部脱落,来得太急,谁也没有带任何器械,战士们是用一双手和那些坚硬的水泥板,那些裸露的钢筋,那些碎砖烂瓦作战。

素云仍在二五五医院的护理棚里看着小冰,小冰说饿,想吃家里腌的鸡蛋,素云说到家里给她扒扒看,就把小冰托付给同室病友,走出护理棚。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熟悉的身子晃过来,素云抬眼,是黑子。

黑子也看到了她,相距不过七八米,都站住了。黑子突然转身跑,素云大叫:“何斌,站住……站住……”黑子钻进一所没有塌得十分彻底的废墟之中,素云想都没想,也追进去。

废墟里空间较大,塌下来的楼板和水泥梁乱七八糟地截在地上,头顶有多块楼板悬挂着,晃来晃去,好像再过一分钟就会落下来。黑子躲在几块交错的楼板后面,恶狠狠地盯着这个冤家路窄的女警察。“何斌,你出来,你跑不掉的。”素云边走边喊。黑子抄起一根铁棍,悄悄逼近她,凶狠的眼睛盯着素云的头。“死去吧……”黑子大叫一声,照准素云的头,欲砸下。

余震来了,黑子被甩出很远。但是头顶的水泥梁落下,直冲着黑子和素云砸下来。素云来不及动一动,看一眼下落的水泥梁,闭上眼睛。

水泥梁落下来,把素云和黑子都砸在下边,一边一个,但,都没死,幸亏黑子身边那一块大石头,担住水泥梁,留下生的空隙。有空隙,但不大,水泥梁压在黑子和素云的胸上,他们都需双手托住水泥梁方能呼吸,水泥梁如跷跷板,这边劲大,那边受压,那边劲大,这边受压。

谁也不松手,谁也不能松手,谁也不愿松手。